

生/活/随/笔

一纪君子兰



海清云

推开玻璃窗，一顶辉煌的桂冠扑面而来。十二年为一纪，养了一纪的君子兰终于开花了。

盛开的君子兰，端庄秀逸，温润脱俗，如同一场春天的盛宴，在阳台上翩翩起舞。十二朵饱满，十二朵细腻，每一瓣高挺的红艳，都经过了长途跋涉，都让人心生感慨。

君子兰四季常青，碧玉剑般的叶片，优雅成君子临风，不开花也让阳台上的其它观叶植物望尘莫及。君子兰是十二年前搬家时，一个朋友送的。朋友说君子兰是花、叶、果并美的富贵美满优质植物，一季赏花，三季观果，四季观叶。家里养一盆君子兰，不光有观赏价值，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也许是疏于管理，五年后，八年后，十年后，成龄的君子兰，一直没有长花箭。看到株型健壮，叶色油亮，叶姿直立，叶端圆钝，叶片肥厚，叶宽达十公分，叶片从十二片到十四片的君子兰不长花箭，不甘心的我咨询了一位养花达人。

养花达人指点，君子兰夹箭，是没有“昼夜温差”，需要促花。于是，我给君子兰换了有光照的位置，勤浇水薄施肥。去年春天的黄昏，给君子兰浇水时，发现长了十六片叶子的君子兰多了几颗绿宝石。定睛一看，哪里是什么绿宝石，分明是几个青嫩的花骨朵。君子兰要开花了！我喜出望外。

君子兰抽青箭后，我数了一下，一共十二朵。每天想着十二朵君子兰，心里美滋滋的。这天早上，发现抽了红箭的君子兰调了个方向，奇怪，昨晚没刮大风呀。蹲下身子，看到和叶片分开的花箭，看到被生生折断的花箭，我的君子兰……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已经抽花箭的君子兰，眼看就要盛开的君子兰，好端端怎么突然就断了？

我掏出纸巾，准备吸花箭断裂处的汁液，婆婆蹑手蹑脚走了过来。

我心里一个激灵，便问婆婆君子兰怎么断了。婆婆喜欢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却不喜欢阳台上的花们。婆婆总说花儿长得慢，不能吃，种起没用，阳台上应该种蔬菜或者庄稼。婆婆先说不知道，后来说君子兰不能结辣椒，还挡她的路，她一生气就把它掐了。



婆婆总说花儿长得慢，不能吃，种起没用，阳台上应该种蔬菜或者庄稼。婆婆先说不知道，后来说君子兰不能结辣椒，还挡她的路，她一生气就把它掐了。

诗/绪/纷/飞

我愿独自静坐到天亮(外一首)

如果回到桂溪河
如果每日在斑驳的老宅里
升起炊烟，并遥望
明月山干净的月亮和不安分的星星
以及忠子寨风雨交加夜晚中催人泪下的
闪电，独自静坐到天亮
是不是乡愁就没了？是不是
人间从此就少一个思乡人？如果是
我愿替无数个思乡人，释怀
他们的乡愁，释怀命中那些恩恩怨怨
替他们守望，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替他们在寂静里，数越来越多的白发
一遍又一遍，梳理逝去的惆怅和落魄的往事
独自静坐到天亮，坐成
无数个思乡之人。让他们在异乡
安心奔命

辽阔落在——一首诗里

当那个人置身于美好的春天
这注定是一首浩荡的诗

这首诗，带着火焰
写进白昼，黑夜。写进青山，绿水
写进旭日，云朵，黄昏，星辰
振颤在蝴蝶的羽翼上
随百鸟飞扬，伴繁花绽放
这首诗，陪江河涌入大海

这个迟到多年的人
去一首诗里感受一丝柔，一丝轻
感受一粒甜，一粒光
写天涯，写绝顶
写灵兽。写江河每一次荡漾后的静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刘德荣

乡/村/故/事

醉美乡村栽秧酒



牟方根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妻女没有选择外出旅游，而是回乡下帮岳母栽秧。这趟栽秧，不仅让我体验了劳动的意义，还让我真切体会到了“栽秧酒”的悠悠韵味。

农家栽秧，时间段主要集中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这是农活中的头等大事，时间紧，劳动强度大，很多家庭为了抢农时，会请人帮忙。所请之人，主要是三亲六戚、朋友乡邻，一般不需要支付工钱。但酒席还是要备办的，并且很讲究，称之为“栽秧酒”。

劳动节当天，我和妻女一大早就赶赴岳母家。吃罢早饭，前来帮忙栽秧的人，奔向秧田里扯秧苗。岳母、妻子、女儿则在家里，负责后勤生活保障。

扯秧苗之前，举行了“开秧门”仪式。仪式由德高望重的舅姥爷面向东方起半个秧，再面朝南方起另一半，然后合拢一起，用稻草捆扎，两半叉开，置于田坎上。紧接着，舅姥爷带领全体栽秧人，齐声念上了一段“栽秧栽秧，满满希望”的祝福语。

扯完秧苗，已是10点钟左右。这时打了第一次“么战”。“打么战”，是南方稻作区的俚语，正规的说法叫加餐。岳母和妻子将煮熟的小汤圆、醪糟、荷包蛋，送到田坎边，给大伙儿充饥。

接下来的插秧活，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苦累活。在田里，众人各排一行，屈膝、弯腰，憋着一股子劲，一行行、一簇簇地扦插着秧苗，唯恐落后。插得最慢的我，被插秧较快的其他人团团围住，最后被关在秧田中间出不来，戏称“关了猪笼子”。

中午的正餐，满满一桌子菜，炖的、蒸的、卤的、炒的，“九盘八大碗”，相当丰盛。大家喝点“辛苦酒”，但都会把握分寸。

晚上的“答谢酒”，将整场“栽秧酒”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饭桌上，所有喝酒的人，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你一杯，那个热闹劲儿，简直可以让岳母家沸腾……

借着酒劲，会编四言八句的舅姥爷，还即兴吟唱了一些栽秧方面的歌谣，就是“栽秧歌”。听起来特别有趣——

“五月里来是秧场，村村栽秧忙又忙。大地回暖谷雨下，投足踏开水中央。一块大田四四方，巧手栽下千株秧。横平竖直一条线，左看右看不走样……”

由于不胜酒力，加之在“栽秧歌”的陶醉下兴致高昂，我喝得酩酊大醉……

(作者系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市/井/百/态

背牌经



郭才平

所谓背牌经，就是独自一人或者几个人一起回忆曾经玩过的麻将、扑克等。几个人背牌经，就是谈论玩牌的喜乐和遗憾，为玩得好的回合而兴奋，为玩得差的回合而懊恼。背牌经一定是很有趣的，周围的人背起牌经来，让我这个外行也不得不随声附和。

玩麻将是比较普遍的娱乐活动，类似于扑克牌、象棋、军棋等游戏。玩麻将的叫法从以往的“打麻将”“搓麻将”到后来的“筑长城”，再到现在的“换三张”“捉鸡”等，变得越来越形象、含蓄了。不常玩的人有时对这些“暗号”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要同伴里有一起玩麻将的“搭子”，就会眉飞色舞地背牌经，甚至一个人的时候，脑海里也在“作深层次的思考”。

那天中午，室外阳光灿烂，室内鸦雀无声，几个人都无精打采地看着手机、电脑或闭目养神。突然啪的一声，一个“麻仙”将拳头重重地砸在桌上。大家困意全消，问他怎么啦？

他“交待”，想到了昨晚那麻将，本来是该他“自摸关三家”，结果却打错了，成了“一炮三响”，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他情不自禁地猛砸桌子。继而他就把那局牌全部背出来，一一分析他本该打出哪一张，又不该打出哪一张。“嘿，你那个算什么，我那牌打得比你臭……”“哇，我昨晚那个闷三家，简直太绝了……”几个搭子又争先恐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背起了牌经，有的心里乐开了花，有的懊悔不已。

有一次到乡下去，一行人走在春光明媚的田埂上，正在欣赏着青山流水和绿油油的秧苗，还有那满天飞舞的红蜻蜓。一位大小姐却一言不发，六神无主地走在最前面。不知为何，她突然一脚踩进了稻田，摔倒在稀泥里。大家边大笑边问她怎么分心了，走路不好生走。她说她边走边一个人悄悄地在心里琢磨牌经，迷迷糊糊中把满田的稻秧看成是一排排的六条，这局牌是“龙七对钓么鸡”。她突然看到在一排排的六条里有一张么鸡，兴奋的就扑了过去，不知怎么就摔倒了。她让大家看她手里，却是抓着一株杂草。这真是全身心投入哟。

背牌经，是牌友们的兴趣所在，在有些沉闷的场合，一背牌经气氛就活跃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把背牌经的那种精神，用于背学习经、工作经、写作经，那就更好，更有意义了。

(作者供职于石柱县万安街道办事处)

